

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

胡同根儿

刘一达◎著

(下)

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

胡同根儿

(下)

刘一达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同根儿：全2册 / 刘一达著. — 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7.12

(刘一达京味儿经典长篇小说集)

ISBN 978-7-5699-1935-6

I. ①胡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7791号

胡同根儿 (全2册)

HUTONGGENR

著 者 | 刘一达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王训海 赵 雷

责任编辑 | 余 玲 王楷威

插 图 | 况 晗

封面题字 | 淳 一

装帧设计 | 程 慧 王艾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-52249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27 字 数 | 830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|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935-6

定 价 | 98.00元(全2册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二十七章 / 001

第二十八章 / 021

第二十九章 / 043

第三十章 / 059

第三十一章 / 079

第三十二章 / 097

第三十三章 / 115

第三十四章 / 127

第三十五章 / 145

第三十六章 / 163

第三十七章 / 181

第三十八章 / 197

第三十九章 / 217

第四十章 / 231
第四十一章 / 249
第四十二章 / 271
第四十三章 / 291
第四十四章 / 303
第四十五章 / 323
第四十六章 / 339
第四十七章 / 355
第四十八章 / 369
第四十九章 / 387
第五十章 / 415

第二十七章

老家儿

老豆被他们家老爷子送到医院，才知道屁股和大腿一共挨了五刀。“坛子”捅他这五刀，使得劲儿不一样。所以有深有浅，有宽有窄，仗着老豆身上有点儿膘儿，没伤着骨头，医生给他缝了十几针。

段爷急了。老爷子就这么个儿子，脸让人给打成了“紫茄子”，屁股蛋子也被捅成了筛子眼儿，他能不操心？

“走，咱们到‘段儿上’告兔崽子去，轻饶不了他！”从医院出来，段爷对儿子说。他气得眉毛快要掉下来。“段儿上”，他还没忘老北京对派出所的称呼。

“爸，我看咱还是别去派出所了。”老豆咧了咧嘴，嘟囔着说。

“不去‘段儿上’？那去哪儿？”

“去‘全聚德’烤鸭店吧。”

“去烤鸭店？”

“嗯。您瞧，我让人打成这样儿，您还不慰问我一下儿，让我解解馋。”

“你这孩子真是逗乐儿的坏子，让人打成这样，怎么还有心跟你爸过哈哈儿呢。‘全聚德’？你不想想，咱是吃烤鸭子的阶级吗？咱先说眼面前儿的事儿吧。买鼻烟不闻，你别跟我这儿‘装着玩’。说，是不是那两个流氓为抢帽子对你下的黑手？是。算你骆驼打前失——倒了霉（煤）。可是，咱别猫卧房脊——活受（兽）儿。该找地方说理，咱去说理。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，我就不信他十月的螃蟹——敢横行霸道！专政，懂吗，儿子？卖羊头肉的回家——没有戏言（细盐）。我倒要看看栗子树下打死人——他们有那么厉（栗）害！走吧，跟我先到‘段儿上’去！”

段爷说话，向来是满嘴的俏皮话。

他由打忆苦思甜出了名儿，在单位也正儿八经是“革委会”成员，所以，说话透着底气足。

心眼儿

老豆见他爸真要拉他去派出所告状，土地庙着火——慌（荒）了神。

为什么？因为老豆不糊涂。您别看他岁数不大，但他知道“黑道儿”的规矩，两边有碴口儿动起手来，按北京小痞子的话，这叫“撞盘儿”。一旦撞了盘儿，轻易不能经官动府。只要警察出面干预，抓走了谁，谁的人也不会善罢甘休。

何况，当时正值“文革”，“公检法”都在搞大批判和阶级斗争。社会治安上的事儿，主要由“革命群众”参与“专政”。像他这样被人抢了帽子挨了顿打的，可以说不叫事儿。

因为这么个碴口儿去派出所告状，警察不但逮不着人，反而会让同学笑话。再者说，挨打的起因，并不完全是为抢帽子。打他的主儿已明说了，是冲着滕小宁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替姚维克挨的打，而帽子又是维克的。他可以把事情的起因对维克实说，不必为丢了顶帽子而添烦，而且还可以在维克面前拔拔份儿。

退一步说，劫他的那两个孩子，也明人不做暗事，跟他挑明了是哪个学校的。三十五中，离他家不远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回头打听一下这个姓林的有什么根儿蔓的。那个捅他的主儿，瞅着也眼熟，跑不出去是这一片儿的。让华子的三哥出面儿，不信报不了这个仇。

至于说脸上挂了彩儿，屁股挨了刀，也没伤筋动骨，离心脏还远着呢。虽说刀伤有些疼，可是，这也是胡同儿里有份儿的爷们的象征。男子汉大丈夫皮肉上不受点儿委屈，身上不留下点儿疤，能叫戳得住的男子汉吗？

想到这儿，老豆横竖不能让他们家老爷子掺和这里头的事儿。

可是老爷子急赤白脸的劲头儿，又让他打怵。怎么能稳住老爷子呢？老豆一时没了主意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小脑袋瓜，不够用了。

演义

“那什么……”老豆愣愣怔怔地看着段爷，舌头理不直了。

“你甬周瑜进当铺——穷嘟嘟（都督）啦。唱戏的骑马——走人。你赶紧跟我找地儿说理去。”段爷瞪了儿子一眼。

他一嘴的俏皮话。听他说话，像是听相声。

“爸，去派出所，不如找学校领导。干脆明儿，我找学校‘革委会’得了。那两个小子，好像是我们学校的。”老豆吭哧半天，憋出这么个主意来。

“嗯，倒也是，找‘革委会’也行。还可以把这事儿跟‘工宣队’的说说，你们学校‘工宣队’的头儿，我熟。”

“那什么，我自己找他们吧。”

“茉莉花喂骆驼——不当钱，胡萝卜拴驴——当不了桩。你？行吗？”

“我干别的不行，‘上访’还不会吗？您就甬叮告我啦。”

“‘上访’？谁叫你上访啦？”

“向‘组织’汇报。这词儿行吧？”

段爷听到这儿，才消了点气儿，嘱咐老豆一定要让“革委会”惩办抢帽子打人的凶手。

老豆的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，满口答应着。

虽然老豆的脸还挂着彩儿，他屁股和大腿上的刀伤，还丝丝缕缕地疼。但是，他第二天，还是咬着牙上了学校。他要趁热打铁，如果不在脸上挂着彩儿的时候，“展览”一下自己，过后他觉得会失去说服力。

还没等他进教室，就被几个同学围住了。

“嘿，瞧段保军，今儿怎么跟唱戏的似的。脸上抹的那叫什么呀？”

“哥儿们，昨天干吗去了？怎么弄了个‘乌眼青’呀？”

老豆摸了摸脑袋上的青包，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绝了嘿，跟你们说吧，我碰上‘扫顶’的了。你们猜有多少人吧？十多个，全是部队大院的。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军刺，冲着我就来了。哥儿们愣没

怵。从地上绰起一块板儿砖，一个人对十多个。想想吧，那是什么阵势？”

“什么阵势？你快说呀！”几个同学追问道。

老豆绘声绘色地说：“嘿，我一板儿砖拍花了一个，把丫挺的手里的军刺夺过来，对着拼起来了。如入无人之阵，一连捅倒了仨。仗着他们人多呀。我也……你们摸摸，我屁股上、大腿上也挨了几刀。值了，哥儿们没栽面儿。我一摸大腿见了血。跟他们也是豁出去了，绰起板儿砖，我就拍呀，又拍躺下俩。剩下的七八个，见我玩了命，全他妈的肝儿颤了，撒腿就跑……”

“行呀，老豆！你一个人愣把十多个给收拾了。真够意思！”

那几个同学听了，简直有点儿像听说书的。

“我能蒙你们吗？你们看我的脸，这儿还带着伤呢。”

脸上的伤痕好像成了老豆“勇敢无畏”的印记。他简直成了长坂坡上的赵子龙，恨不能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他面对十多个人，手拿军刺如入无人之境。

为了证实自己的“勇敢”，他还把几个男生，拉到厕所，解开裤子，让他们看了看大腿上的伤痕。

他的嘴一直没闲着，逢人便讲，甭管是不是熟人。到下午放学之前，连“七一届”“七二届”的学生都知道学校出来一个梁山泊好汉。

不过，老豆说的话太多了，有时自己说着说着就乱了。一会儿说对阵的是十二个人，一会儿这十二个人又变成了十五个。上午还说捅躺下三个人，下午又添了三个，变成六个人。

老豆一下儿成了“传奇人物”。

他的兴奋点全集中在如何面对凶手英勇搏杀上，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：让他给扎躺下的那十几个人是哪儿的，他始终没有交代。

偏巧，“坛子”那天没有上学，所以，老豆的“演义”居然弄假成真了。

露相

临放学的时候，老豆的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。

“你真遇到十几个流氓啦？”老师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问道。

“还能有假吗？你看我的脸上，还挂着色儿呢。”老豆不想把自己编的故事，再重复一遍了。他已然说得有点儿累了。

“嗯，真有这么回事儿，你也别说得那么邪乎呀！好几个老师反映，咱们班今天的课几乎没上，全听你‘讲用’了。你快成‘活学活用’积极分子啦。”老师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，要有‘五敢精神’^①，这没错儿，可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。其中有一条不骂人骂人。打架总不是件光彩的事儿吧？”

“我这是打架吗？这是斗争！跟坏人做斗争！你怎么没有一点儿头脑呢？你的是非观和阶级觉悟哪儿去了？”老豆急了。瞪着眼睛，把班主任老师训了一顿。

那会儿，老师在学生中的地位，还不如红卫兵干部。让老豆拿眼一瞪，他不敢再言语了。

他本来是好心好意，回头哪句话让老豆挑出毛病，再一上纲上线，岂不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披“虱子袄”^②吗？

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华子把老豆叫住了。

“听说你当了‘英雄’，一刀捅倒了六个人，是吗？”华子笑着问。

“嗯，是……是有这么回事儿。不信，你看我脸上，还……”老豆涨红了脸说。

“你别跟我这儿装大瓣儿蒜了。在学校你吹牛，出了学校门，你还吹呢。你那两下子，还能骗得了我？”华子的脸上挤出几个嘲

① 五敢精神——“文革”时，毛泽东对青年提出要有敢想、敢说、敢闯、敢做、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故称“五敢”。

② 虱子袄——惹麻烦的意思。

讽的笑纹。

“你……？”老豆被华子的这句话给噎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“你爸昨儿晚上，到我们家来了。把你挨打的事儿跟我爸都说了。”华子的这句话，一下儿捅到了底儿。

“那什么，我……嗯，你都知道了？”

“当然了。所以我说，你别再到学校散德性了。一人捅了五六个，你以为让你捅蜂窝煤呢！你有那本事吗？”

“我不是为了姚维克嘛。”老豆带出点儿委屈来，说道。

他被华子逼得没了辙，只好掏出最后一张“王牌”。他知道华子跟维克的关系不错。

“为了维克？”

“是呀。”老豆很抱屈地说，“捅我的那小子想‘拍’滕小宁，他也不听谁说，维克在追滕小宁。我正好借维克的帽子戴，他们以为我就是维克呢。所以‘黑’上我啦。”

“是不是维克借你的帽子，也让他们给‘飞’啦？”

“嗯。”老豆到这份儿上，只好说了实话。

“他们是哪儿的？”

“有一个是三十五中的，另一个我不认识，个儿不高，挺壮的。好像也住咱们这一片儿。”

“维克的帽子让人‘飞’了，你不张罗找回来，还跑学校吹牛。你呀，真是的。”华子嗔怪道。

“能不能让你三哥……？”老豆央告说。

“你直接去跟我三哥说吧。他也许能帮你把人家维克的帽子要回来。你干吗非要借人家的帽子戴呢？那帽子可是维克的爷爷传下来的。”华子嘀咕道。

“你替我在三哥面前说几句好话吧。”

“好吧。但是，你明天到学校别吹牛了，听见没？”

“嗯。”老豆点点头。

认怂

当天晚上，老豆耷拉脑袋，去找华子的三哥“铤儿头”。

在“铤儿头”面前，他不敢吹牛，一五一十地把挨打的经过说了出来。

“铤儿头”穿着一件破大衣，正喂鸽子。听老豆说完，把他臭骂了一顿：

“瞧你丫的那点儿出息，还借帽子戴，你有戴皮帽子的脑袋吗？摆谱儿？充鹰？你忒嫩了点儿。回家照照镜子去，看嘴唇上有毛儿没有。冲你这样儿能不挨鞭？没‘花’^①了你，算捡了个便宜。”

“铤儿头”一戳腔，老豆怂了，他觉得窝屈得慌，一边揉眼一边抽搭着说：“三哥，得替我出了这口气。再说那帽子，人家维克真让我赔，我们家也赔不起呀！”

在一边补花儿的关大妈，见老豆抹了眼泪，有点儿沉不住气了。

她把老豆叫过去说：“小军子，甭哭。大小伙子哭鼻子，让人笑话，听见没？已然挨了打，哭也得照样儿疼呀。你瞧瞧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那可都是长在你身上的肉，能不疼吗？委屈归委屈。咱们可别再惹是生非了。老北京有句话：‘冤死不告状，饿死不要饭’。你爸告诉我，要到‘段儿上’说道说道。犯得上吗？听大妈的，回头呀，让我们三儿打听打听，谁家的孩子这么没长眼睛，海儿他舅舅——胡（湖）来。把我们军子的帽子给‘飞’了去？你呀，甭急，打你的那个坏小子，桌子底下放风筝——出手不高。他能飞多远？找人递个话儿，把帽子要回来，得了。听见没？”

“大妈说得对，我听您的。”老豆揉了揉眼睛，像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儿的小孩似的答应着。

① 花——打脑袋，也叫开瓢，即脑袋开花。

华子一家人给老豆泼了一盆凉水，洗了洗他的脑子。他不敢再到学校演绎自己的故事，当梁山泊好汉了。一刀捅了十来个，后来成了同学们拿他“打镢”^①的话把儿。

第二天，老豆让华子代话儿，告诉老师他要在家养伤。一连气儿有四五天没到学校露面儿。

打卦

维克在老豆出事的第二天晚上，到我们家找我。

天阴得很沉，空中飘着小雪粒子，干冷干冷的。维克推门进来，身上带着一股寒气。

“好冷呀！”他走到火炉旁，一边抱着烟筒烤手一边说，“见到老豆没有？”

“没。听华子说他请假了。”我捅了捅炉子，让火苗儿烧得旺点儿。

“他挨扎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”

“能不知道吗？他逮谁跟谁说，连学校看门的都知道了。倒霉的是你的那顶帽子，让人给‘飞’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。这帽子是我从维克那儿借的呀！

“你说还能找回来吗？”维克问道。

“华子说能。只要她三哥肯出面儿，就管保能找回来。先甭跟你爸爸说呢。说起来这事儿也怪我，老豆借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如果早点儿跟他要回来，也许出不了这事儿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。唉，一顶旧帽子，‘飞’了就‘飞’了吧。反正我也有得戴。”维克低头摘下栽绒帽子，扔在我的床上，拉过一把凳子坐下。

“那不是你爷爷留下来的吗？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它找回来呀。你别急。”

① 打镢(chǎ)——拿人开涮，开玩笑。

“这有什么可急的？前两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，我们家那么多好东西都抄走了，一顶帽子让人‘飞’了算什么？我听说劫老豆的那两个人，根本不是为了这顶帽子，而是冲着我来。”维克看着炉子里的火苗儿，木讷地说。

“听说他俩当中有一个小子，想‘拍’滕小宁。”

“嗯。”维克冲我点了点头。沉了一会儿，他皱了皱眉，露出天真的样子道，“你说，所有长得漂亮的女孩子，都有人追是吗？”

“那倒不见得吧。”

“你说小宁会让人当婆子‘拍’吗？”

“我看这可备不住。她长得太漂亮了。好看的花儿谁不喜欢呀！”

“你是不是也喜欢她？真的，你说实话。”

“我？我能喜欢她吗？我谁也不喜欢。我爸是右派，我姥姥是地主。我自己都不敢喜欢自己。滕小宁这么好看的女孩儿，唉，当画儿看吧我。”

“你先别管她会不会喜欢你。你说自己，到底喜欢不喜欢她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说真话。”

“你这么喜欢她，我还能走这个脑子吗？我喜欢她，那不就对不住你了吗？这是跟你开玩笑，我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没资格说喜欢谁，更不指望谁喜欢我。只要别跟我过不去，我就给谁作揖了。”

“你真是这么想？”

“那可不是吗。唉，你呀，维克！干吗总那么犹犹豫豫的？”

他的率真让我觉着好笑。看得出来，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滕小宁。

“你干吗不直接跟她挑明了呢？”

“你说她对我也……她能喜欢我吗？”他沉了一下，拿起炉边的火筷子捅了捅火，嘴角上挤出点儿笑纹来。

“她？这我可说不好。我一直把她当画儿上的美人。压根儿没

跟她说过话。她对你怎么想，我不好估摸。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吧，在宣传队练节目，能不说句话吗？”

“没有，像你说是的，她好像是画中人，轻易不说话。但她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。眼神，她的眼神，好像会说话。是不是许多要说的话，都在眼神里呢？”维克瞪着眼问我，脸上的神情如同天真可爱的孩子。

不过，当时我们都稚气未脱。在那种“革命”的年代，探讨“恋爱”这两个字，对我们这个年龄，不合时宜。可是，这两个字，却像一条小虫儿在心里爬着，时不时地在感情世界里逗弄着我们。

我淡然一笑：“她的眼睛会说话，那你就用眼睛跟她聊聊天儿呗。”

他不吭气了。沉了好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喃喃地说：“真想跟她在一起聊聊天儿。可是……”他把后半截话又咽了回去。

我本以为他专为老豆挨打和他的那顶帽子的事儿来找我的，可是，聊了两个多小时，他只提了一句。好像他不知道有这回事儿，或者知道这回事儿，早给忘了。

滕小宁，他又跟我聊了一晚上滕小宁，似乎对任何事儿都不感兴趣。

把他送到院门外，我回到家，脑子里不停地“打卦”：弄不好滕小宁的影子，又得折腾他一宿。这就是恋爱吗？

顽主

老豆的几滴眼泪，感动了华子的三哥“铤儿头”。

“铤儿头”是“六三届”初中毕业生，本该念高中或上技校。可是家里生活困难，董爷狠了狠心，断了他的学路。他正好懒得动书本，所以十六岁便开始给家里挣钱了。董爷托人给他找了份工作，那当儿，他在房管所的一个修建队当瓦工。

他是西城有名儿的“顽主”，房管所的工作对他来说，只是每